

贾国栋，是牺牲于山东陵县（今德州市陵城区）的烈士李晓瑞的本名，南皮县人。李晓瑞烈士是全国第三批著名抗日英烈之一。但长久以来，李晓瑞的真实身份、革命事迹、后人状况，鲜为人知。自2019年以来，经热心人士不断寻访，烈士生前身后故事渐渐清晰。

## 空坟之殇

### ——烈士贾国栋寻访记

本报记者 祁凌霄

#### 寻访，找到烈士侄子

寻访，缘起于热心人王吉仓。他是河北海岳律师事务所律师，近年来，多次与媒体一起寻访红色遗迹、烈士后人等，获得很多一手资料。

2019年，为帮助淮海战役牺牲的烈士寻找家乡亲人，王吉仓到山东图书馆查询烈士英名录。在《陵县志》中，他发现南皮县凤翔村烈士李晓瑞的有关事迹。回来后，翻阅1992年版《南皮县志》，烈士英名录中却没有此人。当年6月6日，他在“南皮吧”里发文，征集线索。然而应者寥寥，始终没有结果。

王吉仓向德州有关方面打听李晓瑞的有关情况，但所得甚少，依然没有头绪。再咨询退役军人事务局，也未果。不过工作人员提醒他，南皮县烈士陵园可能掌握有关线索。真是柳暗花明，这下线索真的找到了。陵园办主任张华告诉他，烈士本名贾国栋，籍贯南皮县，还提供了烈士侄子的名字：贾以正。

今年7月1日，王吉仓在市博物馆举办的“革命烽火 红耀沧州”庆祝建党100周年沧州革命史展上，看到“沧州全国著名抗日英烈名录”第三批里有李晓瑞的名字，生前身份是“陵县四区区委书记”。就展览看，烈士本名似乎还没进入大众层面。

在网上查询，王吉仓找到凤翔村企业家贾以猛的电话。贾以猛告诉他，贾以正就是他本家，并提供了贾以正的儿子贾儒峰的联系方式。于是8月5日下午，王吉仓夫妇和本报记者，驱车赶赴烈士家乡。

#### 谜团，入党时间说法不一

贾以正老人今年72岁，部队转业后在南皮县新华书店工作，现住在凤翔村西一处平房。老人说，这几间平房是多年前翻盖的，

翻盖前，大伯贾国栋兄弟5个就住在这一带。几间房子低矮陈旧，雨后天不久，院外有不少积水，路边野草还潮乎乎的，闷热的空气让人有些压抑，但墙缝里钻出的细草挑出一簇簇绿，让人生出生命是如此顽强的感慨。

在东屋，贾以正老人拿出不少资料，有在德州工作的本家寄来的，有《陵县志》，还有老人手写的申请宣传烈士革命事迹的原稿。老人说，祖父叫贾书森，有5个儿子，依次是贾国栋、贾国良、贾国斌、贾国财、贾国静，老人的父亲是贾国良。翻开2002年修撰的《南皮贾氏族谱》，与老人所说吻合。而族谱“国栋”下另有一行注释：“生，1920年，1938年参加地下党工作，曾任区长。在山东陵县一带发展党员20余人。后调临邑任宣传部长，在临邑西关壮烈牺牲。”另外一处：“生，1920年，1940年参加地下工作，曾任区长，调临邑后在西关牺牲。”同一族谱，出现两种说法。参考陵县有关资料和《中国共产党南皮历史》第一卷，族谱后一条记录中参加地下工作的时间似有出入。而烈士入党和到陵县工作的时间也有分歧。陵县党史资料说：烈士1937年入党。1938年由鲁北特派员到陵县工作；《陵县志》说：烈士1939年到陵县工作；南皮县党史资料说：烈士1938年6月以后入党。几家资料说法不一，为认定烈士入党的确切时间添了不少疑问。而贾以正老人对烈士哪年入党也不能确定。

南皮县党史资料记载：1938年6月，中共冀鲁边区工委为加强县南半部根据地和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，派第31游击支队第9路政治部主任、共产党员张白水来南皮县董村，建立中共南皮县工作委员会。曾担任县战地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杜子孚、撒纳举，先后任工委民运部长。工委首先注重在干部、战士和农村中发展党员，并建立党支部。凤翔村张军营、贾国贞、贾国栋、张静全、张琛全等先后入

党，建立了村党支部。这个记载系统全面，党组织的建立时间、负责人、同批入党人都很详细，当有所依据。而陵县有关资料对于入党时间，仅一句话，没有显示证据。在没新资料以前，当以南皮资料所载为准，即烈士1938年入党，1939年到陵县工作。

#### 生命，定格在22岁

贾国栋是背着家人入党的。贾以正说，大伯结婚那天晚上，家人给马添草料，在草料堆里发现了睡着的大伯。“大伯是秘密入党的，因保密的需要，不能和家里透露，他也不想耽误新人，就躲到牲口栏里睡觉。”不久后，贾国栋就走了。

据村里去陵县滋镇办事的人回来讲，曾在街上见过贾国栋，“令人纳闷的是，贾国栋穿着破烂，打磨匠的打扮，见了熟人也不搭理，低头就走。”老人转述的这段回忆印证了陵县资料上的记载：李晓瑞去陵县后，了解到陵县地处三县交界，是日军控制的薄弱之地，开辟根据地，可形成一扼而扼三县之势。于是，李晓瑞就装扮成打磨匠，头戴破毡帽，肩背破褡子，在各村了解情况。先后发展了一批党员，建立了两个村级党支部，锄奸反特、开展对日武装斗争。那里建立区委、区公所后，李晓瑞任区委书记。

1940年5月的一天，李晓瑞带领区小队夜袭临邑县城东门外的伪警察所，全歼敌人。夏天，组织上调他去临邑县工作。不久，在“大扫荡”中李晓瑞被捕，日军用狼狗将烈士残忍杀害。他时任临邑县委宣传部长，终年22岁。

寻访人还发现，与他一起入党的贾国贞烈士，1943年牺牲于天津县，生前是天津县委宣传部长，终年23岁。而二人是堂兄弟。

#### 坟里，仅埋着一块砖头

贾国栋烈士的墓在村西，与



王吉仓（左）与王吉仓在查阅资料



辨认墓碑上的文字

他相伴的，是二弟贾国良。烈士没有子女，他离家后，化名秘密工作，久无音讯，生死不明。生活所迫，妻子改嫁他乡。贾以正开始搜寻烈士轶事时，老人不久前刚刚去世。

烈士家人得知凶讯后，于1949年派贾国良到陵县寻找烈士遗骸。贾以正说：“父亲满怀希望在陵县找了很久，但回来时两手空空。父亲想到哥哥为革命而死，那么壮烈，而自己却不能找到他的遗骨，不禁悲愤交加，开枪自杀。那年，父亲也是22岁，我才出生几个月。”

烈士墓路东侧是一条又窄又深的河，穿过一片幽深的白杨树林，“革命烈士贾国栋之墓”的墓碑出现在面前。墓碑周围碧草丛生，碑上的红漆已经黯淡。立碑时间和单位是：“2014年3月，南皮县人民政府”。墓碑背面，是烈士的生平简介，字口和红色的塑料膜风化粘连，略显模糊。

“我将大伯的情况反映给有关单位后，有关部门给烈士刻了这块碑。因家族的墓地在别人家地里，不能埋，我就把父亲等人迁到自家地里，和大伯葬于一处。”贾以正说：“我给大伯打了口寿材。但大伯什么都没有留下，衣物、遗物都没有，只好用砖刻上大爷的名字，放进寿材里。”



想来，此时，烈士的英魂也已随着墓地的建成而回归故土。人们年年瞻仰，岁岁祭扫，临穴洒酒，向空追怀，有家人和碧草长林相伴，烈士当不会感到孤独。

踩着碧绿的野草，穿过幽幽的杨树林，风吹树叶沙沙响。依偎泉路，萧萧白杨，人们离开烈士墓地，仰望长空，不禁百感交集：烈士给自己什么也没有留下，只留下了一片广阔无私的胸怀，让人怀想低徊。

## 「文化八仙桌」系列访谈第一百四十四期 红色堡垒 众志成城

本报讯（记者祁凌霄）抗日战争时期，人民群众为我党送情报、打掩护、照顾伤病员、提供物资等，军民一家，同仇敌忾，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本期“文化八仙桌”，就邀请有关专家在线上对此进行探讨，挖掘发生在沧州的那些感人肺腑的故事。

本次访谈，邀请的主讲嘉宾是，河间抗战史料搜集研究者孙正开，沧县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莹，孟村红色文化研究者刘德利。孙正开老人今年82岁，是一位老党员。退休后，搜集了大量红色资料，整理出300余小时长的抗战历史音像资料、万余张照片。张莹是作家，近年来致力于红色文化研究工作，在革命烈士故居修复、史料征集上，作了开拓性的贡献。刘德利在红色文化研究和宣传上，有大量成果。为严谨起见，本次访谈，还邀请了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刘增祥作为文史顾问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沧州区域有冀鲁边和冀中两大根据地。在根据地，我党是如何密切联系群众、发动艰苦卓绝的民族抗战的？人民群众以什么样的方式，融入抵抗御外侮、锄奸杀敌、保护党员干部、积蓄抗战实力中来的？革命堡垒是用血泪凝聚而成的，人民群众作出了哪些巨大牺牲？在有关回忆录和民间流传中，有哪些催人泪下的故事？关于革命堡垒，当前做了哪些研究工作，有哪些遗迹可供凭吊？这些问题都将在访谈中探讨。

时间：15日上午9点  
 电话：18833783089



## “石膏先生”张锡纯

本报记者 哈薇薇

子的饮食有加，没有受寒之象。他本不免产生生石膏是大寒之药的疑惑。再翻看《神农本草经》，里面说石膏“微寒”，他不禁恍然大悟，此前自己未确知石膏之性。

张锡纯最有心得的一味药是生石膏，他记载最多的也是它。对生石膏的药性，他是从儿子身上获得的。后来张锡纯感慨地说：生石膏凉而能散，有透表解肌之力。外感有实热者，放胆用之直胜金丹。

1916年初，张锡纯随所在巡防营调动，从广平移师德州。他们在邯郸上车，向北进发。正月天寒，冷风从破车窗吹入，寒彻骨髓，到德州时，同行的五六个人都病了。发烧，但无汗。这就是伤寒。如不控制，则会入里化热，发烧、心烦，伴有出汗的症状。如果出汗，当用白虎汤，如果不出汗，说明体表仍为寒邪所闭，用麻杏石甘汤等。

这是张仲景留下的方子，但张锡纯没拘泥于原方。他见这些士兵都不出汗，身上发热，就用生石膏二两合半两粳米碾成细末，用水3碗熬，等米熟汤好，趁热喝汤汁，借汤汁的热气发汗。巧妙的是，热汤发汗，生石膏能除内里的热邪，

粳米能防止生石膏伤胃，可使生石膏的药性留于胃中，长时间发挥作用。士兵喝完热汤出了一身汗，病也好了。

此方，张锡纯命名为“石膏粳米汤”。

#### 不拘古成法 医家应大用

那年，沈阳市知事朱霭亭的夫人50多岁，秋天患了温病，非常严重。朱霭亭是张锡纯的老乡，于是来请。张锡纯到了一看，夫人枕着一个冰袋，头上悬着一个冰袋，愣了。一问才知道，之前是位日本医生用这种方法来退热的，但没有见效。此时，朱夫人闭着眼，昏昏沉沉，人们大声呼喊都没有反应。张锡纯一诊脉，洪大无伦，很有力。他说：这是阳明府热，已达极点。再用冰敷，热向里走，很糟糕。于是张锡纯开始抢救。他就用生石膏4两、粳米8钱，熬出4茶杯，给患者慢慢灌下去。药喝完，患者醒了！张锡纯又开了个清郁热的方子，只服了两剂，病人痊愈。朱霭亭很惊讶，命令公子朱良佐立刻拜张锡纯为师。

自张仲景首先用石膏制方“白虎汤”以来，此方被历代医家奉为圭臬，广泛应用，但石膏的使用再没有开拓。清代，温病大家吴鞠通在《温病条辨》中，竟给“白虎汤”立下四禁。受吴鞠通影响，医者不敢大胆用石膏，患者也觉得是味猛药。鉴于这些，当时医者就有了“煨用之”的做法。煨用的目的，一是“缓其大寒之性”，二是“煨不伤胃”。张锡纯对此深恶痛绝：“乃自此语一出，直误天下苍生矣。”并大声疾呼：“拟成石膏生用宜如金丹、煨用即同鸩毒一篇，曾登于各处医学志报”，并言“愚生平志愿，深望医界同仁尽用生石膏，药房中亦皆不煨石膏，乃为达到目的。”“世之不敢重用石膏者，何妨若愚之试验加多，以尽石膏之能力乎？”

张锡纯曾云：“愚临症40余年，重用生石膏治愈之症当以数千计。有一症用数斤者，有一症而用至十余斤者，其人病愈之后饮食有加，毫无寒胃之弊。”张锡纯石膏用得巧妙，或大剂量频服，或另研细末送服，或用梨片蘸服，“穷极石膏之功用，恒有令人获意外之效”。古今医者善用石膏者，莫过于张锡纯。

## 南皮发行书法志 开展书学研讨

本报讯（记者祁凌霄）5日上午，由高国胜和李洪斗等人主编的《南皮县书法志》发行，同时，首届南皮县书法学术交流会在县书协培训中心召开。县级书法志的编辑出版和书学研讨，开地方书法志和书学研究先声，是沧州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。

活动由县委宣传部、县文联主办，县书协协办。发行会上，市文联、书协，县四套班子有关同志及本报记者致辞。县书协党支部书记高国胜介绍了编纂情况和体会。大家认为，《南皮县书法志》填补了我市县级没有书法志书的空白，对传承沧州文脉意义深远。在交流会上，王清玺、田雨潇、贾乾初、李国胜等名家发言，认为书法当文化与法度并重，力求技法和意境相融，最终书写对文化的感悟和理解，表达既有个人特色，又有普遍价值的美。外地未能参加活动的专家，也提交了论文，多角度阐释了书法文化，并就发展沧州书法文化提出宝贵建议。

《南皮县书法志》收录了《今甲盘》《刁遵墓志》《王僧墓志》等南皮本地出土的重要文物，对自“中华诗祖”尹吉甫到当下的书法发展沿革进行了梳理，编入当代南皮籍书法研究者的诸多文章，补充、纠正了有关志书的阙载或失误。县书协主席李洪斗对全国书坛情况的研究，站位高，立意新，给人以启迪和思考。人们认为，活动在张之洞家乡双庙村举办，更有传承张之洞学术观、人才观、书法观的寓意。

## 纪念张锡纯系列报道